

苏轼诗词选注

徐培均 选注

分做黄金尊凸，千枝敲碎羯鼓催。唤起蒲仙泉酒面，倒倾蛟室泻琼瑰。

梨花淡白柳深青，

柳絮飞时花满城，柳絮春归一径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。

倒为沾巾。平日谁能肥。高飞不可驯。故人持赠我，三嗅若为珍？

公家冷如冰，百呼无一诺，平生亲友半迁逝，公虽不怪旁人悔。世事如今醒酒浓，交情自古香云薄。

公凛凛和非同，畴昔心亲岂貌从。白须相映松间鹤，清句更酬雪里鸿。

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。

苏轼诗词选注

徐培均选注

十分激滟金尊凸，千杖敲锣羯鼓催。
游人熙熙，欢声，满座喧天，提不亦，天外寒风吹海立，箫声飞，雨过江来。
唤起谪仙泉洒面，倒倾鲛室泻琼瑰。

梨花淡白柳深青

柳絮飞，时花满城。惆怅东栏一簇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。

感恻为沾巾。平日谁能挹，高飞不可驯。故人持赠我，三嗅苦为珍？

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。

醉归扶路人应笑，十里珠帘半上钩。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轼诗词选注/徐培均注. —上海: 上海远东出版社, 2011

(远东经典·古代卷)

ISBN 978-7-5476-0332-1

I. ①苏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宋诗-选集 ②宋词-选集 ③宋诗-注释 ④宋词-注释 IV. ①
I222.744.2 ②I222.84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9408 号

策 划: 高克勤

责任编辑: 鲍广丽

封面设计: 张晶灵

远东经典·古代卷

苏轼诗词选注

徐培均 选注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
地址: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邮编: 200336

网址: www.ydbook.com

发行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制版: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: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
装订: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200 千字

印张: 8.75 插页 1

印数: 1—3 250

ISBN 978-7-5476-0332-1/I·264 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62347733)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零售、邮购电话: 021-62347733-8555

导言

在中国文学的天宇上，苏轼是一颗光芒四射的行星。他多才多艺，诗词文赋以至书画，样样皆精，成就杰出。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！

一

苏轼，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号东坡，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）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眉州（今四川眉山）。父苏洵，字明允，号老泉；弟苏辙，字子由，号颍滨；都是著名作家，因此人称“一门父子三词客”。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，他们就占了三个席位。三苏中，以苏轼的成就与影响为最大。

少年时代的苏轼便发愤读书，“奋厉有当世志”，二十岁左右，“学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”（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）。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他考中进士，有谢座师欧阳修书，欧阳修读后，不禁惊叹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。快哉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。”（《与梅圣俞书》）欧阳修领导北宋古文革新运动，诗词文俱称大家，对苏轼的初露才华已如此赞赏。以后的事实证明，苏轼果然超过了欧阳修。

嘉祐六年，苏轼在仁宗御试制科中名列三等，授凤翔府签书判官，从此他正式踏上仕途。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凤翔任

满，除判登闻鼓院。不久奉父丧还蜀。神宗熙宁二年(1069)服除，授判官告院及判尚书祠部，这都是职位不高的京官。时神宗拟重用，但王安石方用事，议行新法，苏轼因持不同政见，遂权开封府判官。次年春，差充殿试编排官，也只是做些整理举子试卷的工作。又明年，苏轼知在京难以施展才华，乞补外郡，遂出为杭州通判。在杭州三年，换了三届知府——沈遘、陈襄和杨绘，待他都很好。熙宁七年，苏轼权知密州。其时到任不久的杨绘召还翰苑，他们同舟至吴兴，在垂虹亭作“六客之会”，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。至密州后，修葺北台，苏辙作《超然台记》，他自己也写了不少诗词。九年九月，有诏移知河中府，十一月离密州，次年正月过齐州，老友李常(公择)款留逾月。二月，改知徐州，时苏辙由齐州掌书记改任南京签判，兄弟同行至徐州，会于逍遥堂。这年七月，黄河澶州曹村决堤，大水淹及徐州城下。苏轼屡屡策杖，亲率士卒筑堤防洪，害不及城。次年筑黄楼于东门，不久，秦观、王巩、参寥子相继来访。

元丰二年(1079)二月，移知湖州，经过江淮一带，作诗多追怀昔游。至高邮，秦观、参寥同船，四月底到湖州，尝分韵作诗。七月，御史中丞李定、御史舒亶摭摘苏之诗句，以为讥切时政，攻击新法，遂被捕下御史台狱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次年二月，责授黄州团练副使。苏辙、王巩、王诜以及一应收有苏轼文字的大小官员俱遭牵连。在黄州期间，他躬耕州之东坡，筑雪堂以居，始号东坡居士。政治上的沉重打击，使苏轼的思想和诗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这一时期的作品甚多，呈现了不同往常的特色。

元丰七年七月，苏轼在量移汝州的途中经过金陵，拜访了

退休在家的王安石，大释前嫌，深感“从公已觉十年迟”。因为他们的文章道德大致相埒，所不同的仅是往日在推行新法上看法不同而已。辞别了王安石，北上至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，上书乞居常州，获准后南归。

元丰八年三月，神宗崩，哲宗继位，高太后垂帘听政，起用旧党人士，司马光、吕公为相，苏轼亦被起知登州。七月自常赴登，到官五日，除尚书礼部郎中。十二月，除起居舍人。次年改元元祐，三月除中书舍人，九月除翰林学士，“被三品之服章”。这一阶段，可谓青云直上。一次高太后召见，问他“何以遽至此”，苏轼不免诚惶诚恐，连忙解释道：“臣虽无状，不敢自他途以进。”表明未走过后门。于是高太后安慰道：“此先帝（神宗）意也。先帝每诵卿文章，必叹曰：‘奇才奇才！’但未及用卿耳。”说罢皆哭泣，然后赐金莲烛送归翰林院（见《宋史·苏轼传》）。可是好事多磨，不久洛蜀党争开始，苏轼力求外郡。元祐四年春，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，六月经湖州，作后六客之会。时秦观之弟秦觐从学于杭州，甚得关注。在杭时，疏浚西湖，筑长堤，修六井，颇多善政，并与刘景文、参寥子等相唱和，不乏佳作。六年正月，除吏部尚书；二月，改翰林学士承旨；五月，兼侍读学士。秋七月，贾易、赵君锡弹奏不已，苏轼又乞补外，遂知颍州，闰八月到任，时陈师道为州学教授，赵令畤为签判，相与唱酬，尽一时之乐。七年三月，改知扬州，七月除兵部尚书充南郊卤簿使，八月兼侍读学士，冬十一月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充礼部尚书，一直到次年夏天。此时苏辙也由尚书右丞兼门下侍郎，位列执政大臣，兄弟二人，真是无比荣耀，因此遭到他人忌恨，御史黄庆基、董敦易连连上章论川党太盛，指责他们兄弟二人相为肘腋。为避亲嫌，苏轼

又一次乞知外郡。

元祐八年九月，高太后崩，不久哲宗亲政，政局发生变化。冬十月，苏轼出知定州，从此便走下坡路，再无回京的希望。次年改元绍圣，意在继承熙丰新政。三月以后，旧党纷纷遭迁谪，苏辙贬筠州，苏轼初贬英州，改惠州，独与幼子苏过、侍妾朝云同过岭南，其余家属皆安置宜兴。在惠州初居合江楼，继迁嘉祐寺，绍圣三年，营白鹤新居。因《纵笔》诗中有“为报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之句，宰相章惇觉得他太安逸了，遂贬海南。此时苏辙亦谪广东的雷州，兄弟相遇于藤州，同行至雷州。六月渡海，七月至儋州，筑室以居，食芋饮水，以写作《和陶诗》为乐。直到元符三年（1100）徽宗继位，才遇赦北归。次年（建中靖国元年）七月二十八日，卒于常州家中。

苏轼一生活了六十六岁，政治上几起几落，道路极不平坦，思想也较复杂。他的世界观中既有儒家积极人世的一面，也有道家、佛家消极避世的一面，二者交织，形成旷远的襟怀、豁达的态度，除了在狱中作诗流露过绝望情绪以外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能够处变不惊，超然物外。他的诗词便是他心灵历程的忠实记录。读其诗词，可以想见他的为人；而知人论世，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诗词。

二

近人陈寅恪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年之演变，造极于两宋之世。”（《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》）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，此时也登上了一个可与盛唐文学媲美的高峰，而苏轼则是站在这个高峰上的人物之一。

在宋初诗坛上，西昆体风行一时。刘克庄《江西诗派序》云：“国初诗人如潘阆、魏野，规规晚唐格调，寸步不敢走作。杨（亿）、刘（筠）则又专为昆体，故优人有捋扯义山（李商隐）之诮。苏（舜钦）、梅（尧臣）二子，稍变以平淡豪俊，而和之者尚寡。至六一（欧阳修）、坡公（苏轼），巍然为大家数，学者宗焉。”这是对北宋前期文学现状最精当的概括。也就是说经过欧阳修和苏轼的创作实践，宋诗才区别于唐诗尤其是晚唐诗，而形成独特的风格。但是苏轼较之欧阳修，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，都远远胜出，这是欧阳修早已预见到的，已如前述。

苏轼诗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。他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唐人李白、杜甫、刘禹锡乃至白居易等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但他学识赡博，思维活跃，音律娴熟，技巧谙练，旧体诗词无论是长篇短制、古体律绝，在他手中都如宜僚之丸，随心高下，运转自如。他曾说：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。”（《书吴道子画后》）他的诗词创作，正体现了这种理论主张。“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，就是：‘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’；用近代术语来说，就是：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，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，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。”（钱锺书《宋诗选注·苏轼》）闻一多形容格律诗的创作是戴着脚镣跳舞，苏轼便是戴着这种脚镣跳出最新最美舞蹈的一位艺术大师。

随物赋形，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，是苏轼常说的几句话。天下景物，似乎专为苏轼这样的诗人而设。山川草木，一经他着笔，便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。像“岭上晴云披絮帽，树头初日挂铜钲；野桃含笑竹篱外，溪柳自摇沙水清”（《新城道中》），汪师韩认为后二句是“铸语神来，常人得之便足以名

世”(见《苏诗选评笺释》卷二)。苏轼的很多写景名句是直接
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,如《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》诗:“微雨止
还作,小窗幽更妍。盆山不见日,草木自苍然”,是他的得意之
作,尝云:“非至吴越,不见此景也。”(《东坡题跋》卷三)又如
《和秦太虚梅花》:“江头千树春欲暗,竹外一枝斜更好”,《遁斋
闲览》评此句曰:“语虽平易,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。”苏轼
集中还有不少题画诗,这是在另一种艺术作品基础上的再创
作,很符合他“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”的主张。像《王维吴
道子画》、《书韩幹牧马图》、《续丽人行》、《李思训画长江绝岛
图》、《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》、《惠崇春江晚景》等等,或阐
发艺术理论,或再现画中情景,或发挥读画时的想象,在画之
景象中,补充一般人不易觉察的意境,从而使诗画融为一体,
相得益彰。

苏轼的写景诗,不仅写了物,而且写了人,情景交融,主体
融入客体,浑成自然,了无痕迹。如《寓居定惠院之东……》写
谪居黄州时看到荒山上一株海棠:“朱唇得酒晕生脸,翠袖卷
纱红映肉。林深雾暗晓光迟,日暖风轻春睡足。雨中有泪亦
凄怆,月下无人更清淑。”这里写海棠花像娇艳的美人,美人与
花构成一体,然而更妙的是下半篇将作者与花对照描写,相映
成趣,似乎山中幽然独处的海棠与远谪黄州的诗人遭际相似、
命运相同:“忽逢绝艳照衰朽,叹息无言揩病目。陋邦何处得
此花,无乃好事移西蜀?”“天涯流落俱可念,为饮一樽歌此
曲。”清人纪昀评曰:“纯以海棠自寓,风姿高秀,兴象微深;后
半尤烟波跌宕。此种非东坡不能,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。”
(《纪批苏文忠公诗集》卷二十)确是点出了它的好处。这比一
般的写景诗不知要高出多少倍!

善用比喻，是诗人形象思维中不可缺少的本领。我国自《诗经》以来就有一个善于比喻的传统，比喻愈出愈奇，愈用愈博，至苏轼可谓达到一个新的高峰。他的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是脍炙人口的佳作，诗中以西施的浓妆比西湖的雨景，以西施的淡妆比西湖的晴色，从此西湖就获得了西子湖的美名。宋·袁文《瓮牖闲评》卷五认为西湖“虽与妇人不相涉，而比拟恰好，且其言妙丽新奇，使人赏玩不已”。最突出的是《百步洪》一诗，其中“有如兔走鹰隼落，骏马下注千丈坡，断弦离柱箭脱手，飞电过隙珠翻荷”，四句用了七个比喻，新鲜、贴切而形象鲜明，可谓前无古人。清人查慎行《初白庵诗评》卷中评此诗说：“联用比拟，局阵开拓，古未有此法，自先生创之。”

然而苏轼并不是一位流连光景的诗人，在他的作品中还有反映现实、关怀民瘼的篇章。像《吴中田妇叹》写江南农妇：“眼枯泪尽雨不尽，忍见黄穗卧青泥”；好容易收下稻谷，“汗流肩赭载入市，价贱乞与如糠粃。卖牛纳税拆屋炊，虑浅不及明年饥。”最后绝望地叹道：“糞黄满朝人更苦，不如却作河伯妇！”因为官吏推行新法，横征暴敛，逼得这位农妇想投河自尽了！《秧马歌》既写了插秧农民“腰如箠篲首啄鸡，筋烦骨殆声酸嘶”的辛苦劳累，也写了古代插秧机械——秧马的轻快与省力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智慧。《鱼蛮子》表现了渔民的艰辛，控诉了赋税的苛重：“人间行路难，踏地出赋租。”故纪昀说，此诗“属香山一派，读之宛然《秦中吟》也！”（见《纪批苏文忠公诗集》卷二十一）《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》如古谣谚，但最后二句“农夫辍耒女废筐，白衣仙人在高堂”，汪师韩《苏诗选评笺释》卷一就指出：“刺当时不恤民也。”最尖锐而辛辣的莫如《画鱼歌》，王文浩说：“岂知白艇闹如雨，搅水觅鱼嗟已疏”二句，

是“讽当时刑罚之烦也”。诸如此类反映现实之作，举不胜举。

三

在中国词史上，苏轼是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家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词自晚唐五代以来，以清切婉丽为宗，至柳永而一变，如诗家之有白居易；至苏轼而又一变，如诗家之有韩愈，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。”明人张綖在《诗馀图谱·凡例》中说得更为明确：“词体大略有二：一体婉约，一体豪放。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，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，盖亦存乎其人，如秦少游之作，多是婉约，苏子瞻之作，多是豪放。”从此一般论词者便将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，少游被推为婉约之宗，东坡被尊为豪放之首。

在东坡词中，豪放的作品不过一二十首，因此有人认为不足以构成豪放派。这是不恰当的。因为看一个流派，不仅要看它的本质和主流，还要看它在词坛的影响。有宋以来，李冠的《六州歌头》（秦亡草昧）“道刘项事，慷慨悲壮”（明·杨慎《草堂诗馀》评）；范仲淹的《渔家傲》（塞下秋来风景异），苍凉郁勃，欧阳修呼为“穷塞主之词”，不可谓不豪放。但与苏词相较，一是数量极少，尚未造成流派的格局；二是气格境界较为单弱，不像坡词境阔气伟，“倾荡磊落，如诗如文，如天地奇观”（宋·刘辰翁《辛稼轩词序》）；“如长江大河，汹涌奔放，瞬息千里，可骇可愕”（宋·费昶《梁谿漫志》卷四）。宋人胡寅在《题酒边词》中说：“及眉山苏氏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绸缪宛转之度，使人登高望远，举首高歌，而逸怀浩气，超然乎尘垢之外，于是花间为皂隶，而柳氏（柳永）为舆台（奴婢）矣。”由此可见，在唐宋词领域中，苏轼打破了婉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，

别树一帜，正式创建了豪放派。试读他这方面的代表作《念奴娇》（大江东去）、《水调歌头》（明月几时有）、《满江红》（江汉西来）、《水龙吟》（小舟横截春江）、《八声甘州》（有情风万里卷潮来）以及《江城子》（老夫聊发少年狂）诸阕，那种慷慨激越的豪情，奔放磊落的气势，敲金戛玉的声韵，诚为词史上一大奇观，称之为开宗立派的大家，当是符合事实的。

然而苏轼是一位天才词人，所写之词题材丰富，风格多样，“世第以豪放目之，非知苏、辛者也”（清·冯煦《东坡乐府序》）。词自花间以来，多为应歌而作。因为演唱者是女性，故词之内容，多为女子的生活、女性的感情，“类不出乎绮怨”（清·刘熙载《艺概》四），形成了以婉约为主的艺术风格，人们称之为“艳科”。东坡非不能婉约，他也有类似花间的婉约之作，但他主要的功绩在于对婉约词的传统风格作了改造与创新，赋予它以清新韶秀的韵味。这是他区别于传统婉约词的主要特色。因此清人周济在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中说：“人赏东坡粗豪，吾赏其韶秀。韶秀是东坡佳处……”如《行香子·过七里瀨》：“水天清，影湛波平。鱼翻藻鉴，鹭点烟汀。过沙溪急，霜溪冷，月溪明。”写天容水色，鱼翔鹭点，确是韶秀清丽，意味隽永。

东坡每遇月下花前，送行饯别，也不乏婉约之作，大都情辞旖旎，风致嫣然，于花间为近。如《江城子》（玉人家在凤凰山），咏陈直方之妾嵇氏，也有艳辞俚句；在黄州赠州守徐君猷侍女的一组《减字木兰花》，更是风姿婉美，情意缠绵。他的《浣溪沙》（道字娇讹语未成）一首，清人贺裳《皱水轩词筌》就曾说过：“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，然其《浣溪沙·春闺》曰：‘彩索身轻常趁燕，红窗睡重不闻莺。’如此风调，令十七八女

郎歌之，岂在‘晓风残月’之下？”像这样的作品，自属婉约一路，风格于花间为近。花间派中有温庭筠的镂金错彩，也有韦庄的清丽白描。东坡所接近的是韦庄，有的词比韦庄更为凄惋，更为真切感人，如《江城子》（十年生死两茫茫），词为悼念前妻王弗而作，如泣如诉，痛彻肝肠，自婉约词诞生以来，未有如此沉痛之作。这就提高了传统婉约词的艺术感染力，在抒情的深婉上远远超过了花间。

苏词介于豪放婉约之间的名作亦复不少。像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、《永遇乐·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》、《贺新郎》（乳燕飞华屋）等等，都是脍炙人口的佳制，大都意境空灵，感情凄恻，气韵不凡，用笔时有高浑之处。此类词正如清人冯煦所云：“刚亦不吐，柔亦不茹，缠绵芳菲，树秦柳之前旆；空灵动荡，导姜张之大辂。”（《东坡乐府序》）

早在元祐年间，苏轼的弟子陈师道就说他“以诗为词”（《后山诗话》）。另两位弟子晁补之和张耒也齐声说：“少游诗似小词，先生小词似诗。”（《王直方诗话》）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。诗与词体性不同，在东坡以前多严分畛域。词与音乐关系极为密切，因此填词谓之“倚声”。诗最初也受音乐的洗礼，但后来大都脱离音乐而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学样式。唐五代以至北宋，诗词似乎形成约定俗成的分工：诗多反映重大题材的社会生活，且多涉及政治；词则抒写个人心灵中隐微曲折的感情，很少正面表现政治。然而自东坡始，逐步打开诗词之间的界限，常常以诗为词。东坡并不是不懂词律，而是有意打破词律的约束，肆无忌惮地驰骋感情。试看《哨遍》一词，他将陶渊明“有其辞而无其声”的《归去来辞》“稍加櫜括，使就声律”，就足以说明他对词的声律十分娴熟。他还能歌唱，在贬

谪黄州时，他作有《临江仙·夜归临臬》“与客大歌数过而散”（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卷上）。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五记载，晁以道云，绍圣初“与东坡别于汴上，东坡酒酣，自歌古《阳关曲》。则公非不能歌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”。他既能櫟括《归去来辞》使就词之声律，但他的词情“横放杰出”，又是“曲中缚不住者”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33引晁无咎语）。我们研究东坡词，应看到这两个方面，不能偏于一面。东坡打破词律，使词诗化，把词从歌唱文学变为可供案头欣赏的文学，这是他的第一大创造。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

由于东坡将词诗化，提高了词的表现力，使词“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”（清·刘熙载《艺概》四）。故他能用词来描写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歌颂普通劳动人民；词又被用来抒写政治上的得意和失意，表达个人的理想与抱负。至于伤今、吊古、狩猎、悼亡、赠友、怀乡，则无所而不可表现。他为“香而软”、“微而婉”的词境注入了新鲜血液，开拓了广阔的领域，因此宋人王灼说：“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，偶尔作歌，指出向上一路，新天下耳目，弄笔者始知自振。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，十有八九，不学柳耆卿，则学曹元宠，虽可笑，亦毋庸笑也。”（《碧鸡漫志》卷二）

苏轼学际天人，奄通经史，因此他不仅移诗作词，甚至以文为词，而且善于用典。如《浣溪沙》首句“长记鸣琴子贱堂”，结句“仲卿终不忘桐乡”，即用《说苑》宓不齐、《汉书》朱邑二典。《沁园春》（孤馆灯青）乃怀念其弟子由之作，其中连用了云间二陆、杜诗、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、牛僧孺诗诸典。前者为小令，一般作者不用典；后者为长调，虽有人用典却未见如此之

多。在用典中，苏轼往往不拘一格：有的古典新用，有的死典活用，有些雅典俗用，有些僻典浅用。像《南乡子》“破帽多情却恋头”，表面似不用典，实则用东晋孟嘉落帽龙山故事；《浣溪沙》“休将白发唱黄鸡”，反用白居易诗句；《临江仙》“见鹤忽惊心”，不但化用庾信《小园赋》“鹤讶今年之雪”，而且用自作《鹤叹》诗“戛然长鸣乃下趋，难进易退我不如”，二者融合，灭尽畦径。

宋人有“以议论为诗”的作风，这有时也渗透到词中，如果用得好，也会出现佳篇名句。如秦观《鹊桥仙》写牛郎织女相会，歇拍云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明人沈际飞赞之为“化臭腐为神奇”，李攀龙则称此二句“最能醒人心目”。东坡词中也有发议论者，如《满庭芳》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著甚干忙。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？”《满江红》：“浮世事，俱难必。人纵健，头应白。”《西江月》：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新凉。”又：“休言万事转头空，未转头时皆梦。”此类例句，还有不少，语语出以议论，然亦不失为好词，因为它带有感情，挟有气势，能够激动人心。

四

苏轼诗集自问世以来，不断有人注释。较早的有宋代赵次公、程缜等四家注和题名王十朋编纂的百家分类注。影响较大的为南宋嘉泰年间印行的施元之父子的编年注本（今存台北）。及至清代，有汪师韩的《苏诗选评笺释》、查慎行的《苏诗补注》、纪昀的批点《苏文忠公诗集》，而冯应榴、王文浩则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并参以己意，分别著有《苏文忠公诗合注》、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》，后者还有总案四十卷，实为苏轼年谱

长编。今人孔凡礼有据王文诰本标校的《苏轼诗集》，王水照有《苏轼选集》。苏轼词多厘出单行，往者南陵徐积余有旧钞本傅干《注坡词》残卷，今则有巴蜀书社 1993 年出版的刘尚荣整理的《傅干注坡词》，另外存世者有元延祐七年刻本、毛氏汲古阁六十名家词本、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、朱祖谋彊邨丛书本。龙榆生师据朱本及傅干注本作《东坡乐府笺》，“考证笺注，精核详博”（夏敬观序）。今人石声淮、唐玲玲作《东坡乐府编年笺注》，又加翔实。余编此书，共选取了苏轼的二百八十首诗词作品，基本上按年代先后编次（其中唯词有少量不编年）；在对这些作品的注释过程中，于上述各家多有借鉴，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。限于时间和能力，书中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，诚望读者不吝赐教。

徐培均

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目 录

导言	1
----	---

诗

入峡	1
荆州十首(选一首)	3
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 一篇寄之	4
和子由澠池怀旧	5
是日自礮溪将往阳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寺	5
题宝鸡县斯飞阁	6
石苍舒醉墨堂	7
游金山寺	8
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	9
吉祥寺赏牡丹	10
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	11
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(选二首)	11
沈谏议召游湖不赴明日得双莲于北山下作一绝持献沈	